



The valley fragrance

# 山谷芬芳

马 平◎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The valley fragrance

# 山谷芬芳

马 平◎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谷芬芳/马平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 5  
ISBN 978-7-5411-4033-4

I. ①山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1612 号

---

SHAN GU FEN FANG

山谷芬芳

马 平 著

责任编辑 王其进  
封面设计 叫 兽 张 妮  
版式设计 张 妮  
责任印制 唐 茵  
责任校对 舒晓利

---

出版发行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53mm×230mm 1/16  
印 张 19  
字 数 240 千  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033-4  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知其荣， 守其辱， 为天下谷。

—— 《道德经》

# 目录

- 第一章 • 001 寡妇林/010 鱼洞/019 坝/024 落衣谷
- 第二章 • 034 青振邦/045 谷满堂/055 石岸锁/063 景尚志
- 第三章 • 073 高炉/081 黄金（上）/089 黄金（下）/096 水电站
- 第四章 • 104 景文重/113 景文德/121 青云环/131 谷兰
- 第五章 • 141 柿子树/149 麻柳叶/155 银杏
- 第六章 • 162 谷樱桃/170 谷丰收/177 石春来
- 第七章 • 187 老屋/195 新夜
- 第八章 • 205 景莉/213 景东山/221 青香
- 第九章 • 230 喜鹊/236 蜜蜂
- 第十章 • 246 归晓岚/254 奚春雷/261 果青
- 第十一章 • 268 故事村/276 “普罗旺斯”
- 第十二章 • 283 奚咏梅/290 青云起
- 尾 章 • 297

# 第一章

## 寡妇林

雷声好像是从山谷深处滚出来，再蹿上高空的。

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，鸟儿在崖壁之间飞一回，翅膀刚刚打开就得收拢。

青云起背着景莉，在谷底的公路上缓慢前行。他们既要防着脚下的乱石，又要防着头顶的飞石。他们分了工，男人防地，女人防天。

一只鸟儿从头顶飞过，景莉也会把它当成要命的石头。

“雷声？”青云起喘着粗气，“还是地下的声音？”

景莉在他耳边说：“雷。打雷了。”

青云起差点踩上一只死鸟，突然一个踉跄。

“歇歇吧。”景莉说，“反正天黑以前走不出去了！”

公路边上有一棵老麻柳树，景莉坐在了裸露的树根上。她把一只拎包丢在地上，却把一瓶矿泉水放在并拢的大腿之间。她怕大地突然抖动起来，矿泉水一骨碌溜掉。

青云起蹲下来，一只手微微抬起她那只肿胀走形的脚，另一只手轻轻触了触。

景莉受伤的是右脚，那只鞋已经扔掉。左脚上的平跟皮鞋粘满了泥，脚踝却很白净。她把青云起缩回去的手捉回来，让他摩挲着她的伤痛，眼泪又扑簌簌滚出来。

一团灼热，立即从掌心传遍全身。青云起说：“没事的……”

景莉带着哭腔说：“我就是骨折了，瘸了，都没什么。我是

担心……”

“没事的，都会没事的。”

青云起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牵挂着女儿。他的眼里也泛起了泪光。

雷声却不再有。泥尘一直没有散去，看不出离天黑还有多长时间。山谷还长，天黑以后就不敢再这样闯下去了。

他们都知道，前方有三棵银杏树，从那儿上去有一面斜坡。斜坡上有一片林子，叫寡妇林。寡妇林边上，有两间遗弃的石屋。

青云起站起来，靠在老麻柳树身上。他说：“我从那边过来时，看见那石屋还没有塌……”

景莉说：“今天，哪还敢在什么屋里过夜。”

“雨要是下起来……”

“雨淋不死人！”

青云起不吭声了。

景莉为寡妇林写过一篇文章。她抹掉眼泪，说：“寡妇林那儿，不会有石头砸我们！”

青云起嘴里的泥尘总是吐不干净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问：“今天，你上毛寨去干什么？”

早上起来，天气不错，景莉开车去毛寨见雷宝喜。雷宝喜年过七旬，他一直在搜集整理薅草锣鼓资料，这次又拿给景莉十几页唱词。景莉在他家吃午饭的时候，见到了他的堂兄雷宝善。雷宝善年过八旬，一双手颤抖得十分厉害。雷宝喜说话节奏明快，声调高亢，就像在吼唱薅草锣鼓。他说：“我这个老哥，可怜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有晚来福。二十几年前，一个小伙子跑来认他做干爹。他的干儿子是谁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是青振邦的孙子青云起！青振邦你知道吧？那可是解放前的大土匪！青云起你认识吧？那可是有钱的大老板！有一回，青云起来看干爹，听说我在搞薅草锣鼓，出手就给我三千元！”

景莉从来没有听青云起说起过他有一个干爹。她离开毛寨，车在寡妇谷里慢下来，她忍不住给青云起打了一个电话。她还没有说到他的干爹，大地震就发生了。

当时，青云起在鱼洞水电站上，听见景莉尖叫一声。大地的剧烈摇晃，好像是那声可怕的尖叫引发的。他重重摔倒在地，然后被抛起来，再摔下去。地下传来闷雷一样的轰鸣。他在起落间正好望见，水电站的前池围堤不断地撕开口子，又不断地合拢。

房屋垮塌的声音，河水跳荡的声音，石头奔腾的声音，以及人的哭喊声，一齐堆到了地下冒出的闷雷上面……

青云起没有被那些可怕的声音埋葬。他站起来，大雾一样的泥尘呛得他张不开嘴，他想叫却叫不出声。他睁不开眼睛，却摸到了摔落在地的手机。手机里尖叫的人，早已经哑了声。

水电站的三个工作人员都平安无事，他们立即对机房做了应急处置。青云起向他们简单交代几句，就驾着路虎越野车向毛寨方向驶去。他一手把着方向盘，一手拨打着没有信号的手机。他对着手机轻呼着女儿的名字，青香，青香！

离寡妇谷还有几公里，公路因多处塌方，也瘫痪了。

青云起丢下车，小跑起来。

抛在公路上的车并不多，一直不见景莉那辆红色马自达。反正只有这一条路，不可能错过的。景莉在电话里说刚从毛寨下来，已经到了寡妇谷。寡妇谷往外逃的人也不多，青云起逐一向他们打听一个美女，一个开红色车的美女。人家大都对他摇头，有的人甚至连摇头都顾不上。一个弃车逃出来的熟人劝他掉头，说天上往下滚石头，太危险了！

青云起却像一块以硬碰硬的石头，闯进了寡妇谷。

公路上散落着石头，也散落着车辆。石头随处可见，车却是不多，有一辆已经被石头砸成一堆废铁。

青云起跑累了，就慢下来，缓口气，然后再跑。



一对夫妇带着年幼的儿子弃车逃命，他们让地上的石头绊倒在地，滚成一团。余震又来了，石头从头顶呼啸着砸下来，孩子惊叫不止。青云起把孩子抱起来，紧紧贴着岩壁。地上的男人赶紧爬起来，把孩子抱过去。青云起一把拽起地上的女人，大声吼叫起来：“走，快走！”

石头砸进小溪，浪花溅上公路。

泥尘弥漫，青云起一直不能大口呼吸。

他看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看见了景莉的车。车歪在公路边上，差不多辨认不出颜色，也差不多成了一堆废铁。车里却没有人。他大声叫喊着景莉的名字，终于听到了一声长长的答应。

景莉在公路下方的小溪边上，躲在两个拱着的大石头下面。她爬出来，对着青云起号啕大哭。

青云起顾不上多问，背起她就走，在她的车前停了停。

景莉从那堆废铁里掏出一只拎包，还有一瓶矿泉水。

景莉在青云起的耳边不停地说着话。岩崖上的石头不是坠落下来的，而是发射出来的。一块石头砸中了车头，差点把她震昏。她刚逃下车，石头跟着又砸下来，她只得跳下旁边那道坎。她想站起来，才知道脚崴了。腾起的泥尘遮蔽了天空，白天快成黑夜。她向模模糊糊的大石头爬过去。小石头追着砸她，大石头却救了她。小石头像子弹一样射击着大石头，她以为山谷里落炸弹了。她听见公路上有人哭喊，癫驴日的地震！

“震中在哪儿？”景莉自问自答，“肯定就在我们青川县。”

“说不准。”青云起说，“手机断了，车上的电台也断了。”

景莉问起了青香，却是生死不明。这会儿，担心谁都没有用。他们自己也正被牵挂着，他们必须平安回到亲人身边。还好，他们走到老麻柳树那儿，只发生过一次小的余震。

他们不敢在树下久留，重新上路。

一辆小车横在公路上，后备厢被震开了，他们看见里面有

一箱蜂蜜。景莉身子一歪，抓起了一瓶蜂蜜。

三棵银杏树生长在公路边的一块平地里。他们刚走到那儿，一场大的余震就来了。

岩崖上的石头已经等了他们一万年，从头顶倾泻而下，就像突然破碎的闷雷。两个人共用着一双健康的腿，在银杏树下面左冲右突。景莉死死搂着青云起，紧紧闭着眼睛，甚至不敢惊叫出声。她不知道是人在跑动，还是地在奔驰。她睁开眼睛，看见三棵树正在不停地挪动着位置。她不敢抬头，只看见粗壮的树干把地上弹起的石头拦了下来……

余震停了，两个人瘫坐在地，一个石头却呼啸着扑了下来。他们都望见了，那个石头是直端端冲着他们来的。他们没有惊呼，也没有动弹。石头让树枝唰啦啦一掬，斜斜地坠落在地，然后腾跃而起，又碰上树干，滚到一边……

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成了失败者，成了横卧在地的尸体。地上散落的绿色叶片，不过是银杏树的一点皮毛。

青云起搂着景莉，靠在救命的大树身上。他们停止了颤抖，等待着呼吸平静下来。他们抬起头，只看得见斜坡上那片林子的一角，并且只看得见几棵笔直的大树。每一棵大树都高过了山影，撑破了天幕。

天色更暗了。青云起绕银杏树一圈，找到了蜂蜜和矿泉水。蜂蜜瓶子是塑料的，完好无损。矿泉水瓶子让石头砸瘪了，水却没有渗漏出来。

他们蹚过小溪，在水边稍作停留。小溪有些浑浊，如果耐心等待一等，水说不定会清澈起来。景莉却说，地下的有毒物质会在地震时沿着裂缝冒上来，这水是不能喝的。她一连两次躲过了石头的袭击，却又坐在了石头上。她抖了抖身上的泥尘，洗了洗肿胀的脚。她的裙子滑入水中，湿了一片。她把裙子撩一撩，一团白晃晃的光在溪水中闪了闪。

青云起背起景莉，爬上了那面斜坡。沉甸甸的塑料瓶子砸

在他的两肩之间。湿漉漉的裙子黏在他的身上，倒像是一种体贴。

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。

石屋还在，看不出有什么损坏。

寡妇林也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没有滑坡，没有断树，没有搬家的石头。林边有一棵铁甲松，至少要四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树根紧抱着一个石头，树脚有一块床铺大小的平地。

青云起让景莉在石头上坐下来，然后，他把汗水浸透的衣裳脱下来，披在裸露的树根上。他喝了一口矿泉水，一句话也顾不上说，就光着上半身，钻进了林子。

景莉舍不得喝一口水。她用手指梳了梳短发，手里有了半片银杏树叶。刚才经过石屋时闻到的那股味儿，就像从并不久远的岁月里溜过来，和汗味儿混在了一起。石屋只有两间，门早就不在了。墙是石片砌的，屋顶是石板铺的。她来这面坡上探访寡妇林时，附带参观过石屋。这次她闻到的味儿，还是像那次一样，阴郁，憋闷，一股子潮气。

寡妇林的大树，可比石屋久远多了，散发的却依然是清新的气息。这儿没有什么泥尘，可以畅快地呼吸了。

景莉写这片林子的文章只有八百字，这些大树的故事却至少流传了四百年。这几十棵粗壮挺拔的铁甲松，是古代的一个寡妇种下的。女人年轻守寡后种下一坡树，却让她年老时缠上了官司。当地豪强要砍了这树建屋，寡妇不从，自己的一个儿子竟为此丧命。寡妇告到官府，历经种种艰险曲折，她最终赢了官司，让那豪强掉了脑袋，让这些铁甲松存活了几个世纪。

如今的大树下面，生满了杂树和灌木。

青云起从黑黝黝的林子里出来，带回一把叶片宽大的草，还有一把白色小花。景莉认得那草叫扇把子，也闻出那花是七里香。青云起把草丢在地上，让花粒滑入景莉的掌心，和那半片银杏树叶合在一起。

一股幽香，立即把石屋的那股味儿驱散了。

青云起说：“林子里没有躲雨的地方，也没有吃的。”

“别担心，有蜂蜜。”景莉抚摩着蜂蜜瓶子，“我这算偷吗？”

“扇把子遍地都是，我去多偷一些来！”

衣裳还没有干，青云起光着上半身在林子里进进出出。他在树下那块平地铺上了一层扇把子，然后在上面躺下来。这个下午，他一直在消耗力气，这会儿才感觉到浑身酸痛不已。余震又来了，不过没有再把他抛起来。他听见铁甲松叶在空中发出簌簌的响声。

景莉把右脚探进厚厚的扇把子里。扇把子的叶片肥厚绵软，像手掌一样轻抚着她，那脚却疼得钻心了。她把一直攥着的拳头松开，七里香的花粒和半片银杏树叶撒落在地。她拿起晾在树根上的衣裳，给青云起盖在身上。她想到了今天为什么给他打电话，就说起了那个老人。她问：“你为什么认他做干爹？”

“当年，他救过我爹的命。”

要是没有那个干爹，景莉就不会打那个电话。她说：“说起来，他也救了我的命。”

青云起冒死前来救她，她却沒有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。他们有五年没有在一起了，但是，他们之间依然不需要客气，不需要至爱亲朋、情人以及伴侣之外的那些俗套。

“你注意到没有？”景莉说，“我们到银杏树跟前时，地上一个石头也没有。”

青云起说：“中午那么大的地震，那上面都没有掉石头。”

“那些石头，一直在等我们。”

“那银杏树，还有这铁甲松，也一直在等我们。”

远处好像有狗叫声。两个人停了说话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

青云起仰面躺着，对着头顶长长地呼喊一声。

景莉也对着脚下长长地呼喊一声。

回声合在一处，好像从高空跌下，在山谷里回荡。

两声长长的呼喊，仿佛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。

天黑定了。两只手机都还有电，却没有任何信号。

青云起摸到了景莉的左脚，那只脚轻轻踢他一下。接下来，他摸到了那只发烫的脚。他问：“更疼了吗？”

“还能忍。”景莉一动不动，“你猜，我在想什么？”

青云起等着她往下说。他的手犹豫着，小心地向上游走。三十出头的女人，肌肤比鲜嫩的草叶还要细腻光滑。

景莉说：“我在想，在路上看到的死人……”

一次大的余震又来了，石屋发出骨头碎了一样的响声。

青云起没有坐起来，那只手紧握着景莉的小腿。

余震停了，景莉问：“你的爷爷，真在这石屋里面住过？”

“那是大作家奚春雷瞎编的。”

景莉只管按自己的想象说：“当年，你爷爷的队伍逃到寡妇谷。晚上，他住在这石屋里，他的喽啰布满了这一面坡。”

青云起让自己的手缩回来。他说：“那时候，说不定还没有这石屋。解放都二十年了，农民修不起木架房，还建这种石屋呢。”

景莉又闻到了石屋的味儿，若有若无。

青云起说：“你的文章说，这寡妇林的故事发生在明朝。奚春雷的小说，却把它搬到了民国，成了黑寡妇啸聚山林。七个守寡的女人，被官府逼得当了土匪……”

“他不过借用了一下寡妇林的名字。”

“大股土匪来了，七个黑寡妇赤身裸体把他们迎进林子，合成了一股！”

景莉不吭气了。寡妇林就在身边，她不能乱说。

青云起却继续说：“那个最漂亮的寡妇，还死心塌地跟了土匪头子。这不是给寡妇林抹黑吗？”

“这是给你爷爷抹黑！”

“在奚春雷的书里，我爷爷有八房女人，加上漂亮寡妇就是

九房。有吗？”

“他写的是贾振山，不是青振邦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青云起说，“那石屋是贾振山住过的！”

冷飕飕的夜风从四周的山岭涌过来，在树上唰啦出让人心悸的声音，然后顺着斜坡向山谷滑下去。

景莉说：“我找不到青溪古城的方向了。”

青云起躺在草地上，不再搭腔。青香在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，不知道这会儿她在哪儿。一只山蚊子叮着他，他都没有一巴掌拍掉。他要在灌木丛中扒开一条路，两只手都忙不过来了。他知道，青香和她的同事们在密林里，那么，在任何一棵树下面都是安全的。果然，他听见青香的笑声了……

山蚊子哼哼着，脚边的男人却悄无声息，好像并不存在。景莉就像一个遗落在山林边的寡妇，她突然感到了害怕。她从拎包里摸出手机时，手不停地颤抖着。她让手机闪烁一点亮光，隐约看见青云起睡在草地上。她差点叫出了声。

她感到了饿，也感到了冷。

山蚊子越来越多了。景莉抓起一棵扇把子，在黑暗中挥舞着。她好像要把什么赶走，又好像要把什么招回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男人竟然还在这儿。她真想用这软溜溜的鞭子，一下一下把他抽醒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也靠在树身上睡着了。

偶尔有雷声滚过，雨却是没有下起来。

半夜里的那次余震非常大，石屋好像马上就要垮塌。青云起惊醒过来，他胡乱摸索着，碰到了那只受伤脚，景莉叫出了声。

余震停了，山谷里还不断传来石头砸下去的响声，以及回音。

远处好像又有了狗叫声。

青云起穿上衣裳，站起来，朝着黑暗的山谷撒了一泡尿。

他听见景莉怯生生地说：“我也要……”

景莉让青云起搂着，差不多做到了无声无息，就像害怕把淅淅沥沥的雨声招惹出来。她说：“几年过去，我都有点害羞了……”

“我想看，却看不见。”

“土匪……”

接下来，两个人都没有了睡意。景莉没有回到石头上，而是在草地上坐下来，紧挨着青云起热乎乎的身体。她摸到了那瓶蜂蜜，塞到了青云起手里。拧瓶盖的声音响过，香甜的气息扑鼻而来。她轻轻嘬一口蜂蜜，夸张地发出咂嘴舔唇的声音。

接下来，她听见了青云起嘬蜂蜜的声音。

蜂蜜又送到嘴边来了。景莉拒绝着，蜂蜜就抹到了她的脸上，还抹到了她的脖子上。

两个人仿佛都冷得不行，紧紧抱成一团。

青云起已经饿坏了，他舔着景莉肌肤上的蜂蜜，连同泥尘。

景莉口齿不清地叫喊起来：“土匪，土匪……”

## 鱼 洞

摩天岭是青川县境内最高峰，因三国时魏将邓艾的队伍在此裹毡而下闻名于世。青竹江从摩天岭南麓流下来，从青溪古城边上流过去，在三公里外分出了一股水，串起了鱼洞水电站。

这个引水式水电站没有在地震中报废，但引水渠、前池和机房都损毁严重。

当年，青云起自掏腰包发展农村小水电站，还在纸面上时就把“青竹江”三个字撇开了。他的解释是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给他托梦，说鱼洞年年有鱼，用它来给水电站命名，就会年年有余。但是，有人并不买这个梦话的账。什么白胡子老头儿，

那是他的爷爷青振邦给他托梦了。青振邦不满五十岁就被枪毙了，他的白胡子从哪儿来？

青竹江还没有流到青溪古城，左岸有一股水汇进来。这股水从岩壁上的一个洞口跌落下来，绕过一片敞亮的缓坡，再穿过一片开阔的平地，然后滑入江中。洞口不大，高不过两米。洞里藏着一条阴河，一年四季往外吐水，到了春天，还会有鱼儿飞出来。岩壁上的野李子和野樱桃一齐开花了，飞翔的鱼儿在阳光里闪耀着，像一团一团扑腾的花。

那个洞，当地人叫鱼洞。

缓坡和平地合在一起，叫阴平村。

青溪古城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，安卧在县境内最为开阔的一条山谷中。

阴平村和青溪古城被青竹江隔开来，错落相对，由一座铁索桥和十二块跳磴石相连。

青云起是在阴平村的一间茅屋里出生的。解放后，他的父亲青继业和母亲奚玉叶都被划成了地主成分，从青溪古城迁到了斜对岸的阴平村。青云起刚满两岁就没了父亲，他的记忆里自然不会有父亲的模样。他稍稍懂事的时候，有人不怀好意地对他说，你没有哪一点像你的爹。他回家把这话告诉了母亲。

奚玉叶说：“像我就行！”

奚玉叶是一个标致的女人，青云起的面相极像母亲。

青云起知道，父亲是一个瘸子，是在青竹江淹死的。

夏天，青竹江涨水了，青继业去青溪古城打煤油回来，过不了江。铁索桥好端端的，但跳磴已经被水淹没。铁索桥据说是清朝时建的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没有人规定地主分子不准从上面经过，但青继业和奚玉叶一般都走跳磴过江。一天傍晚，青继业见前后没人，慌慌张张上了铁索桥，刚走到中间，前方突然冒出一个人影。两声咳嗽之后，铁索桥被黑影摇晃不止，青继业差点栽下江去。



这一回，青继业一直蹲在岸边等着，他知道青竹江发的是齐头水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眼看天就要黑定，跳磴终于露出了头，他迫不及待地跨了上去。可能是天色过暗，可能是跳磴太滑，可能是腿脚不好使，可能是水位偏高看着心里发慌，他掉进了江中。

第二天中午，青继业的尸体在下游打捞上岸。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煤油瓶，但煤油已经换成了水。他的脚一只光着，一只还套着麻窝子草鞋。那团乱麻护着的正是那只瘸腿，好一阵都没有卸下来，就是卸下来也没有别的鞋换上去，干脆就让它留在了脚上。

青继业抛下老婆和一双儿女，穿着一只麻窝子草鞋，瘸着一条腿，说走就走了。

青继业入土后，奚玉叶上桥了。她一手牵着女儿青云环，一手抱着儿子青云起，在铁索桥上慢悠悠走了一个来回。她这是要让欺人太甚的江水看一看，她的儿女也有一座桥。她后来对她的一双儿女说，当时她打定了主意，要是有人出来作怪，她就让他随便挑一个孩子丢下水。然后，她就当着那人的面，从铁索桥上跳下去。她说：“我是量着，没有人敢！”

青云起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印象。青云环当时已满九岁，却记得那天的太阳火辣辣的，村里的人都躲在阴凉处。她还记得自己回头了，她看见一家三口的影子，在铁索桥的木板条上抱成一团。

奚玉叶后来还说：“人这一辈子，你们的爷爷那样的人不能做，你们的爹那样的人也不能做。你们的爹是怎么死的？他是让胆小怕事害死的！”

奚玉叶还像从前一样，不从招摇的铁索桥上过江。她却不准青云环踏上跳磴一步，否则就要挨打。青云起稍稍长大，这规定也立即在他身上生效。一次，青云起从跳磴上过江被母亲知道，回家后跪在地上挨了一顿饱打，青云环跪在旁边作陪。